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她的微笑

(一)

赵希方 编著



随着天边最后一抹红的似火的朝霞
渐渐褪去，心仿佛也在空灵的晨间
慢慢恢复到现实中来……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她的微笑

(一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序

随着天边最后一抹红的似火的朝霞渐渐褪去，心仿佛也在空灵的晨间慢慢恢复到现实中来。

闲来无事时总是喜欢在夏日的清晨踏步来到林中，呼吸雨后湿润泥土散发出的土香气。喜欢独自一人静静的坐在湖边看湖中的鱼儿嬉戏玩闹。偶尔掉下的树枝惊起的涟漪也会使它们四散逃去。此时，林中交织此起彼伏的鸟叫声不但不会引起你的烦躁，反而使你想停住此刻，让这种和谐、美妙的自然之声永远不停顿的继续下去。



目 录

目

录

我们的爱情	(1)
她的微笑	(213)
口 音	(270)
审 判	(280)
金 地	(289)
偷 窥	(307)
太平土	(341)
朱楼夜杀	(385)
领导来植树	(395)
盛夏的果实	(399)
姜纯的假期	(404)



我们的爱情

三个艺术家

他的微笑

皇甫卫星学的是中文,毕业于师专中文系。那是制造语文教师的机器。他当教师的第一课,教的是《〈东方红〉的故事》。课文说,李有源是陕北一个苦大仇深的老乡,有天早上起来,看到东边的天空太阳红彤彤,就很有些感慨,觉得这太阳就像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毛主席。于是他根据一首信天游的曲调,重新填词,变成了今天时代的最强音《东方红》。其实有关《东方红》,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。皇甫卫星离开教师岗位后,大约是在二〇〇一年的秋天吧,省报刊协会举办了一次笔会,组织大家去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。在延安,皇甫卫星了解到,《东方红》这首歌,原先是歌唱刘志丹的。后来刘志丹牺牲了,不知哪一天,又改为歌颂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了。既然这样,那么《东方红》还是李有源写的么?是李有源为歌颂刘志丹而写的呢,还是李有源把歌颂刘志丹的歌改成了歌颂毛主席?在当年,也就是皇甫卫星当语文教师的第一年,第一天,他教第一堂语文课的时候,这些疑问是并不存在的。《东方红》是陕北老乡李有源填词的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,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。课文是这么说的,皇甫卫星也是这么教的。他面对教室里五十九双纯洁明

亮的眼睛，和一双略有内斜的老眼（听课的教导主任），把课讲得声情并茂，好像他就是陕北老乡李有源似的。在这第一堂课上，皇甫卫星不仅讲得生动而充满了感情，而且唱了起来：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儿嗨哟，他是人民大救星！

皇甫卫星一炮打响。他的第一堂课，不仅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，还博得了教导主任的好评。学生欢迎他，一是因为他是从城里来的，脸白，看了新鲜；二是他上语文课还唱歌，显得十分轻松有趣。教导主任的评价是，皇甫老师基本功好，普通话标准，板书整洁秀气，课堂气氛调动得好，总之是为自己的教师生涯开了一个好头，如果继续好好努力，前途无量。皇甫卫星当然很高兴。但是，他有点不太明白教导主任所说的“前途无量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是成为优秀教师受到表彰，还是日后升官成为教导主任，甚至校长，甚至教育局长？

皇甫卫星到北垛中学，只上了一堂课，就确立了他优秀教师的地位。教导主任的评价，是权威性的评价，能直接影响校长的评价。事实上，校长在一次新学期全体教职员会议上，在没有经过亲自调查研究的情况下，就采纳了教导主任的意见，宣称：“皇甫卫星老师的到来，将使我们北垛中学的师资队伍水平更高，实力更强，因为，皇甫老师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！”校长还说，希望全校教师都能像皇甫老师一样，在业务上提高自己，充实自己，要给学生一杯水，自己就得先有一桶水；要使红旗飘万代，重在教育下一代；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；要无愧于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称号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甘愿做一支蜡烛，烧了自己，照亮别人；立志做一位辛勤的园丁，为祖国培养出建设美好明天的栋梁之材。

比皇甫卫星早一年到北垛中学任教的，有一位美术老





师。与皇甫卫星同时到北垛中学当老师的，是一位音乐老师。美术老师是自学成材的美术老师。也就是说，美术老师华觉民并没有进过美术学院，甚至都没有经过正规的美术训练。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当好一位美术老师。一则，北垛中学在华觉民到来之前，根本就没有美术老师，甚至都没有美术课。上面一直强调，中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这“美育”里头，就包含了音乐和美术。那么没有美术课怎么办？上面来检查，学校就临时设一堂美术课，给上面看看。没有美术老师怎么办？教导主任只好亲自上。他挑灯夜战，在一张白纸上，画了一座雄伟的北京天安门，是从一本《黑板报报头资料》上临摹下来的。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也出于对北京天安门的崇敬，教导主任生怕画走了样，细心地打了格子。在被临摹的天安门图案上，和将要画出天安门的白纸上，分别打上了方格子。他一直画到天明，才把天安门画出来。还着了色，宫灯、红旗，还有左右两条横幅标语，都细心地涂上了红色。第二天，把这画儿在黑板上一挂，就让学生照着画，算是一堂美术课。

华觉民来了之后，北垛中学就算是有了正式的美术老师了。华觉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他学的是物理，他是一个教物理的，但他自学绘画，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，正好可以人尽其才，填补学校的一项空白。华觉民最先是用碳精粉画照片走上习画之路的。他给黑白照片打上细细的九宫格，然后用碳笔，和蘸着碳精粉的棉花球，在同样打着九宫格的铅画纸上，十分逼真地画出照片上的人像来。他画毛主席像，画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，画朱德总司令，画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，画郭沫若，画电影演员白杨、张瑞芳、祝希娟和孙道临。当然，他也画一些熟人，亲戚啦，朋友啦，还有，村上的人死了，要开个追悼会，需要死者的大幅照片，于是就请华

觉民画照片。经过一段时期的画照片之后,华觉民又自学国画。他画水墨花鸟、画竹子、画明虾,后来又画葡萄、菊花,还有雁来红。

华觉民在方圆百里之内,是很有名的一位画家。首先学生们崇拜他,觉得他能把照片上的人画得如此之像,水平超过王冕和唐伯虎。学生们回家一说,一传十,十传百,华觉民的名气就越来越大。谁家家里盖了新房子,农民家长都会委托子女邀请华老师。请他去的目的是要让他帮助画画儿。画儿绘在新居的灶台上,有蝙蝠,有橘子,有寿桃,有云,有亭台楼阁,都是一些吉祥的图案。华觉民有一套绘灶的工具,随身带着。笔啊,颜料啊,就像手枪和子弹夹一样插在腰间的皮带里。他精神境界很高,完全是义务为农民服务,从来不收任何费用,反要倒贴颜料之类。当然,每次绘灶,他都会受到最高规格的款待。鸡鸭鱼肉蛋,还有新鲜的蔬菜和农家土特产。酒自然也是少不了的。一般都是绍兴黄酒,装在热水瓶里,三瓶五瓶地拎上来,倒在大海碗里,喝得脸红脖子粗。可惜的是,华觉民不会喝酒,他只要喝几口,就会从头红到脚——谁都不信,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会红脚,但华觉民是真红。把鞋脱了,袜子脱了,就谁都相信了。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几口酒下去的华觉民,连脚趾头都是红的。

华觉民不仅不能胜任喝酒,而且还不会抽烟。有一次,他表示要学习抽烟了——其中原因,是因为他去农民家绘灶,人家总是以烟酒待之。他既不能喝酒,又不会抽烟,显然损失太大了。要知道,许多匠人,木匠啦,泥瓦匠啦,原先并不会烟酒,都是当上匠人之后才学会的。既然是白抽白喝,那不抽就是白不抽,不喝就是白不喝了。华觉民这个业余的行当,也是一种匠人的行为,姑且称之为“画匠”吧。华觉民的第一支烟,是在厕所里开始的。厕所里一支烟,快活似神





仙,这句话的意思是,在臭烘烘的厕所里抽一支烟,就闻不到臭了。那又怎会“快活似神仙”呢?排泄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,因为臭,快感就打折了。现在有了烟味的掩盖,臭没了,只剩下快乐,那就是快乐百分百,当然似神仙了。但是华觉民才抽了两口,头就晕了。他蹲在坑上,晃了两晃,差点儿跌进粪坑里去。音乐老师郁磊说,这叫做“醉烟”。华觉民说:“光听说有喝醉酒的,还有醉烟?不是你编的吧?”郁磊说:“你真是孤陋寡闻,醉烟比醉酒更难受,要睡两天才能完全恢复。告诉你吧,还有醉茶的呢!要是喝浓茶醉了,得睡一个礼拜!”

因为不能抽烟喝酒,华觉民后来就把皇甫卫星和郁磊两位同事拖上。那两个人,跟着他去,就是为了帮他喝酒抽烟。华觉民蹲在灶边绘画的时候,皇甫和郁磊二位就在一边或站或坐,抽着华觉民手艺换来的烟。到了开饭的时候,这两个人,总是喝得红光满面,神采奕奕,把华觉民反衬得灰头土脸的。有的乡亲为人比较大度,对三位老师都很热情。虽然很显然绘灶的只有华老师一人,其他两位,只是来看的——说得难听点,是跟着来吃来喝来抽的,但乡亲们还是一视同仁,华觉民有的待遇,皇甫和郁磊二位都有;华觉民享受不了的待遇,比方说抽烟喝酒,皇甫和郁磊二位也有。但是有的乡亲就不同了,他们见来的三个人,只有华觉民是在任劳任怨地画,蹲在新灶边上,半天都不直起腰来,而另外两位,游手好闲,站没站相,坐没坐相,不是站在那里叉着腰,就是坐在凳上架起二郎腿。非但不干活,而且烟抽个不停,茶喝个没完——茶喝得多,自然尿也多,这个人去了茅厕刚回来,那个人又去了,走马灯似的,像寄生虫一样。乡亲就看不惯了,心里有气了。但有气也不便发作,因为这两人是跟着华老师来的,华老师这么辛苦,画儿画得这么“鲜灵”,不看僧面看佛

面,对他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吧。但是到了用餐的时候,乡亲就做了点手脚,一只红焖猪蹄上来,好肉都夹到华老师的碗中,差一点肉,还有骨头,就夹给皇甫和郁磊二位。皇甫和郁磊因此受不了啦,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,他们自问:“你就是跟着来吃的么?你的嘴真那么馋么?显然你已经是受欢迎的人,还有脸在这里吃下去喝下去么?”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,因此起身要走人。华觉民自然是心领神会,觉得主人家这么做,也确实有点过分。因为人是他领来的,是他请来的。虽然烟是抽到他们肺里去的,酒是喝进他们胃里去的,但华觉民一样的受用,跟进了他的肺他的胃是差不多的。他们抽了,喝了,他的心里好受了。他觉得他付出的劳动,总算是有了回报了。现在主人家玩这一套,对皇甫和郁磊二位不恭,那就是对他华觉民不恭。华觉民于是站起来说:“既然他们要走了,那我也走了。”主人家急了,不是怕华觉民不高兴,而是华觉民这一走,灶上还有尚未画完的画,怎么办?主人家因此赶紧拉住皇甫卫星和郁磊,给两人每人口袋里塞进一包烟,涎着脸赔了许多不是,大家这才坐下来,添酒回灯重开宴。

这事儿给大家一个教训,那就是,白吃白喝是一件没面子的事;无功不受禄,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皇甫卫星和郁磊二位,购置了笔墨颜料,跟着华觉民,也绘起灶来了。三个人,组成了一个壁画小组,常常开赴农村学生家庭和非学生家庭,为乡亲们绘灶。他们的作品,有许多至今还保留着,只是经过了长年的烟熏火燎,画面已经变得模糊。

郁磊与皇甫卫星是同一年从同一所师专毕业的,他学的是音乐,科班出身。在师专里,皇甫卫星是见过郁磊这个人的,但并不跟他打招呼,因此不能说是认识,也不能说不认识,只能说在认识与不认识之间。在皇甫卫星的印象里,这





个郁磊,行为是有点儿怪异可笑的。几次皇甫卫星见到他,都见他手持一个饭盆(前往食堂途中,或正从食堂返回),边走边吼。不是唱“啊多么辉煌,灿烂的阳光”,就是“卖布卖布来”,有时候干脆什么都不唱,就吼“米”或“吗”。皇甫卫星知道他是音乐系的,正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练嗓。有时候皇甫卫星坐在教室里,安安静静地看着书,忽然听得窗外一声“米”,或者一声“吗”,或者就是“还有一个太阳”,探头一看,正是这个人,理着小平头,张着大嘴,呼啸而过。

到北垞中学报到的第一天,皇甫卫星见到了郁磊。原来是这个人啊!真是没想到。“你好!米米米,吗吗吗。”皇甫卫星这么跟他打招呼。郁磊一听,笑了起来,小小年纪,脸上竟有了许多皱纹。

北垞中学的前身,是一所庵堂。入夜,学生都已放学回家,教师大多是当地人,也都回家了。只留下皇甫卫星、华觉民和郁磊三个。无聊的时候,郁磊就放声高歌。他的嗓子经过专业的训练,真是非同凡响。与他呆在同一个屋子里,听他唱歌,没有麦克风,耳朵都被震得嗡嗡响。他学的是标准的美声,男高音,吐字清晰,声音高亢嘹亮,有金属的质地。据郁磊说,经过训练的声音,有时候响得能让唱歌的人自己得了脑震荡。他还建议皇甫卫星华觉民二位跟他学声乐。当皇甫卫星和华觉民都知难而退的时候,郁磊鼓励他们说,每个人都能训练出来,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,声音就能变得洪亮完美。郁磊说,嗓子发紧,声音就不好,一定要放松放松再放松。小孩子发声的时候,嗓子是最放松的,所以小孩子的声音都特别响亮。还有,他说,你们试试,试着发怒,训斥别人,训训看,喂!或者说:滚!对了,你们自己听听,这时候的喉咙就是放松的,声音好不好?声音就很好!你们要训练,要体会,要像打哈欠那样把嗓子打开,然后把声音像吹气

一样吹出来。

郁磊在师专音乐系，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男高音。有人说，他的声音颇像帕瓦罗蒂，而他自己，则认为他的声音条件更接近多明戈。或者说，他更愿意像多明戈。他在师专求学期间，学习成绩突出，曾代表学校赴唐山灾区慰问演出。当时，漏出风声来，说郁磊有可能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因为师专音乐系缺少一位声乐教师。但是，结果，他还是离开了学校，与皇甫卫星同一天分配到了同一所乡镇中学来。个中一定有原因。据郁磊自己分析，是因为他在师专的时候，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何为不该爱的人？郁磊说，他爱上了他的同学刘佳兰，而她那时候，正在跟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谈恋爱。

郁磊和华觉民，一个是音乐系的高材生，一个是自学成才的画家，他们两个，算得上是两位艺术家。皇甫卫星呢，如果光是语文课上得好，那是绝对进入不了艺术家的行列的。不过，要是就此将皇甫卫星排除在艺术家队伍之外，显然是草率的。原因是，皇甫卫星不仅课上得好，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。他业余写诗，发表过作品。而且他的诗风很怪，显得非常前卫。那个发表他诗作的某刊物编辑，也是当时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老诗人，曾断言，皇甫卫星在诗歌创作上，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（这说法倒是和北垛中学教导主任的话如出一辙）。老诗人在给皇甫卫星的信上说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皇甫卫星就会以独特的姿态，逐鹿中国诗坛。因此，说皇甫卫星也是一位艺术家，实在是一点都不过分的。

皇甫卫星、郁磊、华觉民，这三位北垛中学的年轻教师，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。他们宿舍相邻，有着亲密的友谊。他们把他们自己也定位于“三个艺术家”，因此在北垛中学其他教师的眼里，他们是一个三人小团体。





校园外的艺术家

她的微笑

这个小团体,其实还不止三个人。有一个叫蒋志冲的,是校外人士。他在镇子上的医药商店工作。他的年龄与皇甫卫星他们相仿,长得长身白面,很文雅秀气的样子。一个秋天的傍晚,他走进北垛中学来,打听到了郁磊的住处。郁磊不认得他,因此很警觉地问他:“你找我干什么?你怎么知道我叫郁磊?”蒋志冲很柔和地笑道:“我当然知道的,中学里今年来了两个新老师,你是一个,还有一个是皇甫卫星。”他回答了郁磊的第二个问题,没有回答第一个。于是郁磊重提了第一个问题:“你找我干什么?”蒋志冲笑得更柔和了,说:“我喜欢音乐,我来交个朋友。”

这个叫蒋志冲的一加入,小团体就更热闹了。郁磊唱歌,不再是自弹自唱了。在蒋志冲加入之前,凡郁磊唱歌,都是到音乐教室,打开那架破风琴的琴盖,他自弹自唱。那架风琴,早就漏风了,使劲踩踏脚板,踩得叽嘎叽嘎响,琴键按下去的声音还是不够大。那时候郁磊自弹自唱,经常踩着踩着就火起来了,他砰地一声把琴盖盖上,决定不要伴奏了,站起来清唱了。为此皇甫卫星和华觉民都觉得不安,好像风琴不灵是他们的过错似的。他们是这样想的:郁磊唱歌,又要自己弹,确实很辛苦。辛苦一点倒也罢了,这风琴还要调皮捣蛋,太不应该。而他们在一边,却帮不上一帮忙,完全是袖手旁观,内心当然要不安。他们经常暗暗希望这风琴不要捣蛋,不要惹郁磊生气。但风琴往往要捣蛋。华觉民和皇甫卫星都因此萌生过要学琴的想法。他们想,要是他们学会了弹风琴,那么伴奏的重任,就可以落到他们的肩上,就可以为郁磊挑一点担子,他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但是,学琴并不是

一件容易的事。没有一点儿基础,要很快学会一件乐器,那是很难的。郁磊说过了,千年琵琶百年琴,叫花子胡琴一黄昏。他的意思是,琵琶是最难学的乐器,要学好它,须得千年。谁都活不到一千岁,人生七十就是古来稀,看来要学好琵琶,那是不可能的,除非能修个长生不老。琴,指的是古琴。这也是一件难学的乐器,得学百年。也不是人人都能活到一百岁的。胡琴呢,显然就要容易得多了,一个黄昏就能学会了,那不好么?但是郁磊强调说,要注意胡琴前的定语:“叫花子胡琴”,就是指那些在街头拉琴行乞的,往往弦都没有调准,因此也就谈不上拉得好不好,只是凑合着拉着,甚至只是摆个样子,给行乞提供一种形式罢了。反正解释权归郁磊,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,皇甫卫星华觉民二位也不便反对。学风琴要多长时间,郁磊没说。他显然不太主张华觉民和皇甫卫星学。听他们说要学,他不置可否。他们搞不清楚键盘上的事情,向他不耻下问,他也做出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蒋志冲加入之后,情况就好了。他会弹风琴,虽然弹得不好,却总算能够成一点儿曲调。大家很奇怪他在医药商店工作,怎么会弹风琴。风琴在中国,基本是校园里的专有乐器。蒋志冲说,他最早玩的一件键盘乐器,是钢琴。那时候,他小时候,寄居在大姨妈家里,大姨妈家就有一架钢琴。但是大姨妈脾气怪,那架钢琴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的。因此他只是趁她不在家的时候,偷偷地弹。蒋志冲就是在那架钢琴上,自学了第一首歌《东方红》。后来,蒋志冲参加了商业系统的文艺宣传队,说宣传队里有一架手风琴,他于是就自学手风琴。蒋志冲说,键盘乐器,都是相通的,所以他能弹风琴,也就不奇怪了。但是据郁磊说,蒋志冲不可能拉过手风琴,更不可能弹过钢琴。他是吹牛的。要是他真摸过那两样乐器,那么弹起风琴来一定不会是这副样子。郁磊是行家,





对于他的判断,华觉民和皇甫卫星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。

尽管弹得不怎么样,但郁磊总可以不必自己一边唱,一边还要弹,还要受风琴的气,影响了情绪,唱得也没劲了。风琴由蒋志冲叽嘎叽嘎地弹,郁磊就可以一门心思地唱。而且看起来,蒋志冲不是一个挑剔的人,他弹这破风琴,还是音都不准的,却弹得兴致勃勃,毫无怨言,像骑在一匹马上那么得意。由于经常性地一个弹一个唱,合作得也就越来越好了,最后竟然到了默契的地步。有时候,因为音乐的需要,必须要弹到一个特别不准的音了,蒋志冲就停顿一下,故意不弹这个音,跳过这个音,等这个音过去了,他再接着弹。接着弹,又合上了郁磊的唱。这样,郁磊的歌声被保护起来了,没有受到不良声音的干扰和破坏。而对于蒋志冲这样做,郁磊也比较心领神会,他不会因为蒋的停顿而停顿。

蒋志冲除了会弹风琴,他还会弹吉他。他自己有一把吉他,后来到北垛中学来玩的时候,他都带着它。他把它挂在身上,每走一步,那吉他就敲一下他的屁股。他背着吉他一路向北垛中学走来,路上有时候会遇上一些好奇的人。那些人一定没有看见过吉他,他们很好奇地看着吉他,看它一下一下敲着蒋志冲的屁股。他们中有的人,就会自作聪明地说:“是琵琶哎!”蒋志冲听得,也不去纠正他们,只在心里暗暗地笑。

蒋志冲自学吉他,应该有些年头了。看他的吉他,就能知道这一点。看他的手指,也能知道这一点。他的吉他,按指的地方,黑漆都有些剥落了。手指头在上面按啊按,漆都按掉了,有点铁杵磨成针的意味。看他的手指,左手的手指,指肚上都有一层老茧。手指头经常在钢弦上按啊按,就磨出茧子来了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他的吉他弹得不错。郁磊说,反正比他的风琴水平要高多了。蒋志冲说,其实,在乐器里

头,他是更喜欢小提琴的。但他没有学小提琴,而买了一把廉价的吉他,一是因为吉他廉价,小提琴贵;更重要的原因,是为邻居着想。他说,小提琴不会拉,拉出来是很难听的。学拉小提琴的声音,就像锯子锯木头一样,听得人牙齿都要发软的。而吉他,即使不会弹,随便乱拨拨,发出来的丁丁冬冬的声音,都是那么悦耳。

小团体里的人,年纪都差不多大,二十出头。蒋志冲是社会上的人,显得要老成些。他的经历也比其他三人要复杂。他年纪轻轻,居然已经跟一位女子订了婚。他从屁股后面摸出他的皮夹子,给三位教师朋友看他未婚妻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女子,胖乎乎的,脸盘子很大,但很和善很可爱。郁磊问蒋志冲:“你有没有跟她那个过?”蒋志冲很肯定地说:“那还用说!”

蒋志冲是一个早熟的青年,对于性事,他是很内行的。他不仅跟他的未婚妻“那个”过,还与其他好几位女青年发生过性关系。这是他自己说的。有时候,晚上他到北垛中学玩,与三个艺术家一起聊大天,他就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。

在这个镇子上,有许多年轻女子,蒋志冲都与她们发生过性关系。比如供销社的朱滢滢。蒋志冲说,朱滢滢在跟他上床的时候,就已经不是处女了。粮管所的魏英,蒋志冲说他也上过。还有面店里的七红。他所说的这些姑娘,三个艺术家其实都是认识的。说认识也不确切,因为他们与她们,从来也不打呼。但是都见过面。因为北垛这个镇子,实在不大。一年来,三个艺术家在镇子的小街上,不知转过多少个圈子。无聊的时候,就逛来逛去的,从这个商店的门里出来,接着进那家商店里去。这些姑娘,都是见过面的。供销社的朱滢滢,粮管所的魏英,还有面店的七红,面孔身材都并不陌





生,只要闭起眼来一想,就能想得起来的。蒋志冲跟这些人,都有过床第之欢?真是不容易,同时也叫人羡慕得脸红心跳,同时也叫人怀疑,他会不会是在吹牛呢?

蒋志冲肯定他不是吹牛。他说,你们的想法不对,你们总是觉得,这种事情,是男人需要,而女人往往是不愿意,所以你们才不相信我,觉得我与这么多姑娘有过,她们长得都不难看,是不可能的事。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其实呀,这种事,女人比男人还要有兴趣。只是女人比较怕难为情,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她们有兴趣,所以要装,装成十分不愿意的样子。而且她们一般都不会主动。所以,只要男人主动,她们一般是不会拒绝的。

蒋志冲还说,你们要是还不相信,什么时候我带一个到你们这里来,怎么样?

七红浮出水面

皇甫卫星、郁磊、华觉民三位教师,是住校教师。北垛中学住校教师为数寥寥。下午放学之后,广播喇叭里响过一阵当时流行的《泉水叮咚》、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、《笑比哭好》之类的歌曲之后,学生全部回家了,这所学校是没有住宿生的。而学校的大部分教师,也都回家了——步行的步行,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。走得只剩下了皇甫卫星、郁磊和华觉民这三个艺术家了。这时候他们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,显得有些寂寥。因为这所学校的前身,是一个庵堂,所以他们越发显得像三个和尚。

当然,住在学校的,不只是他们三位。除了他们,还有校长一家,和教导主任一家。单身汉住校的,只有他们三个。校长和教导主任是有家庭的,有老婆孩子,家里还分别养着